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卷三十六

明 李清 撰

南史三十六

庾

悅

族弟登之仲文族弟仲容仲文

顧覲之

孫憲之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軌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

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于江州府州送故甚多一無所受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器幹宋武受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長為史梁都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奸吏犯賊百錢以上者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時廬陵王義真出

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知故義真
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使左右買魚肉
珍羞別立廚帳于齋內會湛入命膈酒炙車螯湛正色
曰公當令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杯酒亦何傷長
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
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
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于合殿與
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

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事王弘輔政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瑗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瑛字季珪母于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得湛啟事亦為酸懷不欲苟違所請

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理疇諮委仗不可不得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令荅港啟權俾彼葵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欲引令還直以西夏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為港所裁主佐間嫌隙遂構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悲無居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文帝友于素篤欲加醇順乃詔之曰當今乏才委授

已爾宜茲相爾遂取其可取棄其可棄

宋書又曰汝已年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矚望不以細
昧相期何猶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
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然兼或由
此耶

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
落白帝徵湛八年召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並
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正可當我南陽羣漢代功

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港代為領軍十二年
又領唐事港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微之甚相感悅
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為間已時彭
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港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
結欲因宰相力回主心傾出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
之于帝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港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
歷殷氏門者港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
敬文俱往謝港曰老父恃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間

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其奸諂如此義康擅
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禮帝稍不能
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
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
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凌轢朝廷帝意
雖內離而接不改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
視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視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
字斑虎故云斑連丹陽尹唐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

帝與義康形迹既乖患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
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
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于室以待帝
臨弔蘇又泄竟弗之幸

愚謂若湛果如此便當立地伏誅恐未可盡信

十日詔付廷尉于獄伏誅時年四十九黠等從誅弟素
黃門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
我應亂殺我是自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

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
殺之為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鄆陵人晉太尉亮曾孫父淮西中郎
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為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為中書
侍郎宋武平建鄴累遷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
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
右長史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
身並貧躓營一游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不

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時衆人並避惟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及殺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爲豈能以殘疾見惠悅又不答至是毅表解悅都督以刺史移鎮豫章又用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府符揖屐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至豫章少日卒登之字元龍悅族弟父廩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強濟自立初爲宋武鎮軍參軍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

安太守謝晦為荊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
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婿名位本同一旦為佐意甚
不愜至屢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
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嘗于晦席誦
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常優
容之晦拒王師欲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
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必皆知
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戮承天為晦作表云當浮舟

東下戰此三豎故登之為朔後為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已志義康不悅出為吳郡太守以賦免官後拜豫章太守

宋書曰登之免官後弟炳之時為臨川內史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拜豫章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迺光赤見者驚嘆

徵為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為宋明帝府佐廢帝景

和中明帝疑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
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錄事參軍擢拜
太子中庶子卒于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仲文

宋書作炳之

位廣平太守登之為謝晦長史仲文往省之時晦權重
朝士並加敬仲文獨與抗禮後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主
簿未就徙丹陽丞既未到府疑于府公禮敬下禮官博
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按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

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仲文為吏之道定于受教之日矣名器既正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與王濬當鎮湘州以仲文為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彭城王義康與僕射殷景仁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劉氏門獨仲文游二人間密盡忠朝廷景仁稱疾不朝歷年文帝常令仲文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

愆伏誅以仲文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俱
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昶師內外歸附勢
傾朝野仲文為人強息不耐煩碎賓客干訴非禮者忿
罵形于辭色素無術學不為眾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
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
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淨每容
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領選既不緝眾論又
頗通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乃至鎮餉

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帝帝見問曰道錫倘卿小
車裝飾甚麗有之乎仲文惧起謝又仲文請急還家吏
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仲文宅諮事泰能彈
琵琶伯齊善歌仲文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
停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帝待仲文素厚
將起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具陳仲文得失奏言
仲文事如丘山縱而不糾何以為政若言仲文有誠于
國未知何事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則劉湛亦復不

疏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茂縱有微誠何足掩惡賈
充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大罪諸臣進說便即遠
出陛下聖叡反更遲遲仲文之置既過范曄所以賊一
事耳願普訪之可顧問者然群下見陛下願遇既重恐
不敢苦加侵傷顧問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
不辨得失時仲文事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
帝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仲文說不
得停之意仲文了不聽納直是苟相留耳遠虧朝典不

謂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
珣時賢小失桓猶春菟之謬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削
耶帝猶優游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仲文愆曰臣
思張遼之言闕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
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臣與仲文
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仲文有
諸不可非惟一條遠近崇畏震動四海仲文先與劉德
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款然市令咸

復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為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國吏運載蔗蘇不絕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仲文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太尉近與仲文疏欲用德願兒作西曹仲文乃啟用為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賈思亦復何極縱不罪故宜出之

宋書士庶念非直項羽楚歌而已

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卧紫闥無復一事也帝欲出仲文為丹陽又以問尚之答言仲文蹈罪負恩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復有尹言赫然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于此而息貪狼滋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天下議論仲文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于聖世邪臣昔

啟范疇當時亦惧犯觸然愚懷所挹政不能不舒達雖
九死不悔臣謂仲文且宜分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
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酌四海之誦今愆積如山禁
任不損仲文若復有彭大之罪誰敢以聞又曰臣見劉
伯龍大慷慨仲文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語人曰吾雖
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
未得解手苟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
好牛否言無問有好馬否又言無政有佳驃耳仲文便

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仲文所舉
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
史章龍向臣說亦難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爐四
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勝數在尚書中令奴酤
市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否帝
乃可有司奏免仲文官卒于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
子弘遠孫曜另見仲容仲文族人字子仲父漪齊卽陵
王寶攸記室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絕人事

專精篤學晝夜手不釋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詠時
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詠子晏嬰為官僚詠泣曰兄子
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之勉許焉轉仲容
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秀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為府佐
並以強學為王禮接後為永康錢唐武康令多被推劾
久之除為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降
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
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為尚書左丞坐推軋不直免官仲

容博學少有威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惟與王籍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游會稽卒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于代

顧琛字弘緯吳郡吳人祖履之父悛並為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去兵甲武庫為虛帝晏

會有歸化人在座帝問琛庫中仗猶有幾琛詭對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帝甚善之尚書等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士人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謹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謹出謹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錄事參軍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

事劉湛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
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斥積年及元凶弒立分會稽五
郡置州以隨王誕為刺史即以琛為會稽太守誕起義
同時有沈正宋書沈約自序曰沈正字元直父淵子
以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戰役正弱冠州辟從事
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目為千里駒後參隨王誕安東
軍事元凶弒立分江東為會州以湛為刺史誕將受
命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義

銳之衆為天下倡始若馳一介四方詎不響應以此
雪朝廷寃耻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逆凶使殿下受
其偽寵琛曰江東亡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強弱又
異當須四方義舉者應之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國
則可苟其不尔寧可自安仇耻而責義餘方今正以
弑逆仇醜義不同戴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馮衍有言
大漢貴臣將不如荆齊賤士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
關家國者哉琛乃與正俱入說誕誕從之加正寧朔

將軍孝建時累官齊北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齊之任
未拜卒

加冠軍將軍孝建元年為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
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闐坐居母喪無禮下廷
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于東閩
被劾之始一相申明又云當啟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
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
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給致書板

琛及子弟官時帝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奏聞而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于吳中作亂以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振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為名琛仍為吳興太守歷郡官尚書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

還東日晚至商山時方旅數十舟悉泊岸側有一人玄
衣介幘執鞭屏諸舟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于
是諸舟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人泊向處人
問顧吳郡早晚至舟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舟曰顧朝
請耳莫不驚怪琛知為善微因誓之曰若得郡當于此
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明帝泰始
初與四方同起兵及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
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

部郎先是琛為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而自頃劾而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為其科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吳興烏程人卒于太常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父黃老司徒左西曹掾覲之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待歷位尚書都官

官郎殷劉隙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足疾免
歸每夜常于床上行家人竊異之莫曉其意及義康徙
居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為山陰劇邑民戶三萬前
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疎用無
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陰務簡事理莫能
尚也後為尚書吏部郎嘗于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
顧榮秉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辨作賊覲之正色
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考建中為相州刺史

以政績稱大明元年轉吏部尚書時沛郡湘縣唐賜往
比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盡虫二十餘物臨終語妻
張云死後刳腹視病後張手自碎視五臟皆靡碎郡縣
以張忍行刳剖其子副又不禁止論妻傷夫五臟刑子
不孝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謙賜妻痛往遵言兒
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在忍害謂宜哀矜覲之議妻子
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為不孝張同
不道詔如覲之議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時權傾

人主覲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

宋書曰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叛覲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覲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况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覲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惟覲之心跡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

後卒于湘州刺史謚曰簡覲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
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禁不能止及後
為吳郡誘出文券一大厨

宋書載覲之誘綽曰我曾不許汝出責然貧薄亦不
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我督
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安在綽大喜悉出文券
一大厨與覲之

悉焚之宣語遠近負二郎責不皆須還券書悉焚之矣

綽悞歎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
已守道信天任運而聞者不達妄意微倖徒虧雅道無
闕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

宋書載其辭曰天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
虛乖致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天榮枯之序皆理定
萬古之前事微千代之外冲神寂鑒一以貫之夏氓
宅生于帝宮豈錫殘傷之祟漢臣行貨于天府寧免
餒斃之魂且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

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常隱智絡天地猶羅沈疇之
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羅患于長飢
席義枕仁微禍于促筭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
猶病諸况乃叢迹流感之徒投心顛蒙之域而欲後
利以揣利害策情以冀窮通其為重傷豈不惑甚是
以通人君子閑恭其身冲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
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大夫何為
哉又曰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

往不通惟明也故無來不燭洞海流金弗染溫涼之
岨屢兵猛兇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
神更暢此則其可採者也餘不盡錄

慮好學有才辭卒于太子舍人顛之孫憲之字士思性
尤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
各稱已物二家詞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覆其狀乃
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始伏罪時號神明
權要請託長吏貪財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

力為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為顧建康
謂其清且美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
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裸以葦蓆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
告屬縣求其親族悉令殮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
祿使紀綱營護之又土俗家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
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曰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
別風俗遂改時刺史王真初至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
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為東中郎

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呂文度寵于齊武帝立邸餘姚
頗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吊
憲之不與相聞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
元意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歲西陵牛埭
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
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為官領揖一年可格外長四百許
萬武帝以示會稽守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非
苟通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波迅險人力不捷濟急以利

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而後之監領者各務已
功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凡如此類不
經壞煩牛者上詳被報蒙停格外十條從來諠訴始得
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令茲尤饑去乏從豐良由飢棘
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元意幸災權
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
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盈皆舊格有缺愚恐元意令啟
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惧貽譴詰便百方便苦為公費

恣元意稟性苛刻譬以狼將羊欲其腹亦當虎而冠耳
書云惟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為損益微
為人所害乃大也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則無害于民
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于公宜于民也竊見頃之言便
宜者非能于民力外用天分地率皆即日不宜于民方
來未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山陰一縣課戶二萬
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民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之餘
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

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眾局檢校
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備揖十人相追
一緒甫萌千孽橫起蚕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
責應公贖私日不暇給欲無為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
矧仍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
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偽實由宋季軍旅
凡興後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長遂迷忘
返四海之大人民之眾心用參差難責澄一化宜以漸

不可疾卒誠存不擾藏疾納洿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
又被簡符前後累遷符旨既嚴不敢暗信縣簡送郡郡
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殊刑者
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士人婦女難于厝衷
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以此條宜委縣
保舉其綱領畧其毛目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沉痾者
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雁唐寓寇擾公私殘墟
弭復特甚倘逢水旱實不易思俗諺云會稽打鼓送恤

吳興步塘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瘠
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帝並從之由是以方
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昭秀長史南充南豫二州事
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子
房于宣城陵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
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
音即命罷屯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
凱之嘗為吏部于庭列植嘉樹謂人曰此樹吾為憲之

植耳至是果為此職永明中為豫章內史在任清簡務
存寬惠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
欲奪嫁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平建
鄴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
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
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
終為制救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
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

地魂氣則無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
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為終制瞑目後勿違吾志
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
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
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
覆以粗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
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
之人可不節喪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

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
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施几席唯下素饌勿用
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疏忽祠先自
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止用蔬食時果勿同上世
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
如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時賦銘讚并衡陽郡記
數十篇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劉湛識用才能實包經國之畧

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道變用兄成主則兄弟義殊而
執數懷姦苟相宗悅與夫推長戟而犯順何以異哉華
元以羊羹取禍庾悅亦驚矣速尤乾饑以愆斯相類矣
登之因禍而福倚伏之常仲文賄而為災乃狗財之過
顧琛吳郡徵兆初筮顛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蒞
政所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有過
觀其遺命可謂有始有卒矣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七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七

羊欣

羊玄保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子勅 兄孫顛 演之從子憲 憲孫浚

江夷

子湛 曾孫敷 主孫蒨 祿五世孫
杯 六世孫摠 夷弟子智深

江秉之

子益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嘗詣領軍謝混混拂

席改服方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
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
為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欲欲自疎時洩密事玄覺其意
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
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
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宋武諮議參軍
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
板欣補右軍劉藩司馬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

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並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父綏中書侍郎玄保初為宋武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

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准之曰卿二賢明
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
為黃門侍郎善奕棊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立保
戲勝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
一人不擒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擒者賞位三階立保
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
殊制於事為苦

宋書又曰臣聞苦節不可負懼致流弊今單身逃後

便為盡戶一人不測坐者甚多牽挽逃竄必至煩滋
又能擒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異能坐陵勞吏將階
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

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應與天下為一若其
非邪不宜獨行一郡由此制停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
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慾故頻授名郡雖無
殊績去常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帝常曰人仕宦非
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元凶劬弑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
朝士多南奔劬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衆並懼
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以死奉劬乃解孝武即
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
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
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
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
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

豈唯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棊嘗中使至玄保
曰今日上何召我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
當得劇棊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
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戎死後孝武引見玄保玄
保謝曰臣無日碑之明以此上負帝美其言戎二弟文
帝並賜名曰咸曰整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
始餘風玄保既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吳郡褚胤年七
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

從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肩奕棊之妙超古冠今魏準犯
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
術不絕不許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
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
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嶺山封水保為家利自
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
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深弊所宜去絕損益舊
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強盜律論賊

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嚴禁刻事既難遵
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
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
恒瘋癩養種竹木雜果為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鱒蟹場
恒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項
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
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民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賞簿
若先占山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

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

宋書論曰江南為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遠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自元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

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
太元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
恩冠亂殲亡事極自此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紀民戶
繁育將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
則數郡忘飢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
上地畝直一金鄴杜之間不能比荆城跨南楚之富
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牣八方絲綿布
帛之饒覆衣天下田家作苦後難利薄更歲從務無

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糶則稼苦飢年糶貴糶貴則商倍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文帝省費減用開倉康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并命此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不至是或籠以平價則官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時益州刺史劉瑀先為右衛軍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

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為益州奪土人妻為妾宏使羊希舉察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間瑀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即日列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遣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下

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
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舟致之父墓畢不勝哀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曾祖勁戍金墉為燕將慕
容恪所陷不屈見殺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為
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

宋書曰叔任以西夷校尉戍涪城東軍既反二郡強
宗侯勦羅與乘衆作亂四面雲合至萬餘人攻城急
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皆為用出擊大敗

之逆黨皆平

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
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
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篇以義理業尚知名舉秀才為
嘉興令有能名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令先是劉湛劉
斌等結黨欲排疾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素
善景仁盡心朝廷與湛等不同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
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

後軍長史范曄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
密尋加侍中帝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
便坐卿其勉之帝欲伐林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
陸徽與演之贊成及林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
物演之所得偏多帝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
夷未足多建茅土若廓清舊都鳴鑿東岱不憂河山不
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
逆謀演之覺其異言於帝曄尋伏誅歷吏部尚書領太

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歷年帝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帝賜女伎不受暴卒帝痛惜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兄子坦之坦之子顛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勅即演之子也輕薄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勅就之顛送迎不越閭勅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顛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顯亦退素以家貧仕

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顛聞之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顛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亂與家人并日而食以樵採自資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為武康令以顛從徒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其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

梁書作吳興太守柳惲以顛從後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大慙厚禮而遣之與此不同當從梁書

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憲字彥章演之從祖弟子也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為駕部郎宋明帝與憲甚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美以為方圓可施少府管掌頌冗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齊高帝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為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

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請
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西陽王子明為南
兖州憲為冠軍長史廣陵太守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
道濟贓私百萬為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
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為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為
晉平郡清庶自立褚淵歎曰日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
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位至廷尉卒孫浚見忠義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父散剽騎諮議參軍夷少自

藻厲為後進之美宋武板為鎮軍行參軍累遷大司馬
命大司馬府琅瑯國事一以委焉及武帝受命歷吏部
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
疾去官後為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
稱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卒遺令薄飲蔬
莫務存儉約子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碁
鼓琴兼明筭術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濟
為子求娶湛妹不許復因義康以請拒之愈力時人重

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
以為武陵內史元嘉二十五年累遷侍中任以機密遷
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
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
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文帝所召遇澣衣稱疾經
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
職頗有刻覈之議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初帝大舉北
侵舉朝謂為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太武至瓜步以湛

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昏

宋書索鹵傳曰鹵主燾至氏步鑿山為盤道頂設氈
屋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遣使餉止駱
駝名馬求和請婚上亦遣使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黃
柑即噉又大進郵酒以手指天出其孫示使曰我遠
至此非為功名實貪結姻媛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
犯又求以女妻武陵王 愚按魏孫即文成帝也時
年少未必在軍求妻武陵亦宋人飾辭而魏太武本

紀內所記其浮夸亦同俱未可盡信

帝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謂宜許湛謂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已厄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

宋書載劭言曰北伐敗辱數州淪沒獨斬江徐可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但江湛等不異耳

劭後宴集未嘗命湛帝乃為劭長子偉之聘湛女欲扣之帝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湛直上省聞咤乃

匿傍小屋劬遺求之舍吏給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
得見湛湛據窻受害意色不撓五子恚怒懲法壽皆
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血數斗
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恂
子數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見召孝
武謂謝莊曰此小兒當為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
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數歎曰
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數

庶祖母王氏老疾數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免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淵為衛軍重數為人先通意引為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齊高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為吏部高帝即位數以祖母久疾

齊書曰且臺閣之職永廢溫清

啓求自解初宋明帝敕數出繼其叔憑為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代緣情皆由父祖

命未有既孤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敷一人。傍無其屬。敷宜還本。若不欲江慈絕後。可以敷小兒繼慈為孫。尚書參議謂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顛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敷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賊利武帝遣使檢覆。敷藏此客躬自引咎。帝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帝曰。江敷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帝意乃釋。永明中為竟陵王子良司

馬敦好文辭園綦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歷東陽
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宴
啓武帝曰江敦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
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閭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
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帝曰敦常啓吾為
其鼻中惡今既以何屑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
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
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

昏得荀昭光女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
由江數謝瀟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
登榻坐定數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而退
告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數風格不為權
幸降意隆昌元年為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
被召入宮數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
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子懋師卒遺
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疋子蒨啓遵數命不受

詔嘉美之從其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蒨字
彥標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誦選為國子生舉高第起家
秘書郎累遷廬陵王寶源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於墓
側明帝敕遣齋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
史梁武起兵遣寧朔將軍劉譏之為郡蒨拒之又建鄴
平蒨坐禁錮俄被原歷尚書吏部郎領右軍方雅有風
格僕射徐勉權重唯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為勉因蒨門
客翟景為子繇求蒨女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

此與勉忤又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皆拒之
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
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
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非華胄所悅故
勉斥泰為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閤武帝謂
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目疾又不悉人物
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肅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
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集十五卷蒨弟祿字彥遜幼篤

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發位太子洗馬
湘東王繹錄事參軍以氣陵府主王深憾焉廬陵王續
代為荊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告別王答書乃致
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迨銅
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鍾東應湘東王恨
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榮財以志其忿後為唐侯相卒
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并絮臯木人賦敗船詠並以
自喻子微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為戲蔣子綰

字含絮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菑患目紅侍疾將暮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紅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壽真能度彼岸菑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時顏含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以卿第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五眼一號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恒泉依夢取水

洗目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謂之孝感南康王績為徐州召為府主簿紆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紆廬於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子摠字摠持七歲孤依於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元舅吳平侯蕭勣名重當世特所鍾愛謂曰爾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

陳書曰家傳賜書數千卷摠晝夜尋讀未嘗輟手

任梁為尚書殿中郎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摠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六

同此作帝覽摠詩深見嗟賞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
績度支尚書瑯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
碩學摠時年少有名績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
嘗酬摠詩深相欽挹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
以摠權兼太常卿守祖廟臺城陷避難會稽郡憇於龍
華寺乃製脩心賦摠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又自會稽
往依之及孝元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會魏克江陵不
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歲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

累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摠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
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
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摠家孝宣怒免之後又歷侍
中左民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加扶
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艷
詩好事者相傳諷詼於今不絕

遺事曰後主嗣業雅尚文辭每臣下表疏及獻賦頌
者躬自省覽詞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

從風而靡

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人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有言者罪斥之狎臣昏亂以至於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

冊府元龜曰摠與陳鄱陽王伯山子君範友善及範以國亡配隴右摠贈範五言詩叙他鄉離別詞甚酸切當時文士皆諷誦之

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其自序云太建之時

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柰何命也識者識其言
跡之乖

陳書又載摠自叙曰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時寄
謬隆尸素若茲晉太尉陸玩曰以我為三公知天下
無人矣時謂之寶錄

有集三十卷長子濫頗有文辭性傲誕驕物雖近屬故
友不免詆欺歷太子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卒

江智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稱智深以淵字犯唐高祖諱故避之

夷之弟子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夷有盛名夷子湛
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惟僧安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
智淵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隋王誕後軍
參軍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
文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
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沅官序
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

拜後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
誕將為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即除中書侍
郎智淵愛好文雅解采清曠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
帝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遊集智淵常為其首同
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為慙未嘗有喜
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常呼已聳動
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
郎帝每酣宴輒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淵

素方退漸不會旨帝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淵正
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帝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
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
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帝寵姬宣貴妃殷
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淵議曰懷帝以不盡嘉號甚銜之
後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帝以馬鞭指
墓石柱謂智淵曰此柱尚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以
憂卒

宋畧曰帝既以僧安辱智淵自是詆之無度不堪其
恥退而自殺

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后筠女及即位以后父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槩早孤
智淵養之如子槩歷武陵王比中中郎長史

江東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父纂給事中東之少孤弟
妹七人並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宋少帝時為永世烏
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三十七

然後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繁擾訟訴陰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餘雖刑政修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任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遠之字玄遠頗有文義撰文釋傳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秉之子徽尚書都

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徽以湛之黨與見誅子謚字
令和父徽遇禍謚繫尚方孝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為子
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兗州謚傾身奉事為明帝親
待及即位累遷右丞兼比部郎太始四年江夏王義恭
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
功左丞孫夔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年應許
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
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大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

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叟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
事例亦宜及咎叟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為建平王景素
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與
謚情款隨謚蒞郡犯小事餓繫郡獄遵道裂三衣食之
既盡死為有司所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免齊高領南充
州謚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將軍性疏俗善
趨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
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貳謚獨

竭誠歸事齊高昇明元年為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齊高黃鉞謚所建也齊建元三年為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帥悉以委謚尋敕選曰江謚寒士誠當不競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吏部謚才長刀筆所在幹職帝崩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預顧命武帝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帝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何計帝知之出謚為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甚憂

乃以奕基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帝使御史中丞
沈冲奏謚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死果以金罍盛
藥鴆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亦深苛民間榜死人髑
髏為謚首介棄官去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
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
猶賢之助沈氏世傳武節而臺真以業尚見知綱繆帷
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

雅道相係奕世載德斯之謂焉而摠溺於寵狎反以文
雅欺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
追蹤古烈令和窺覘成性取蹟險塗宜矣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七